

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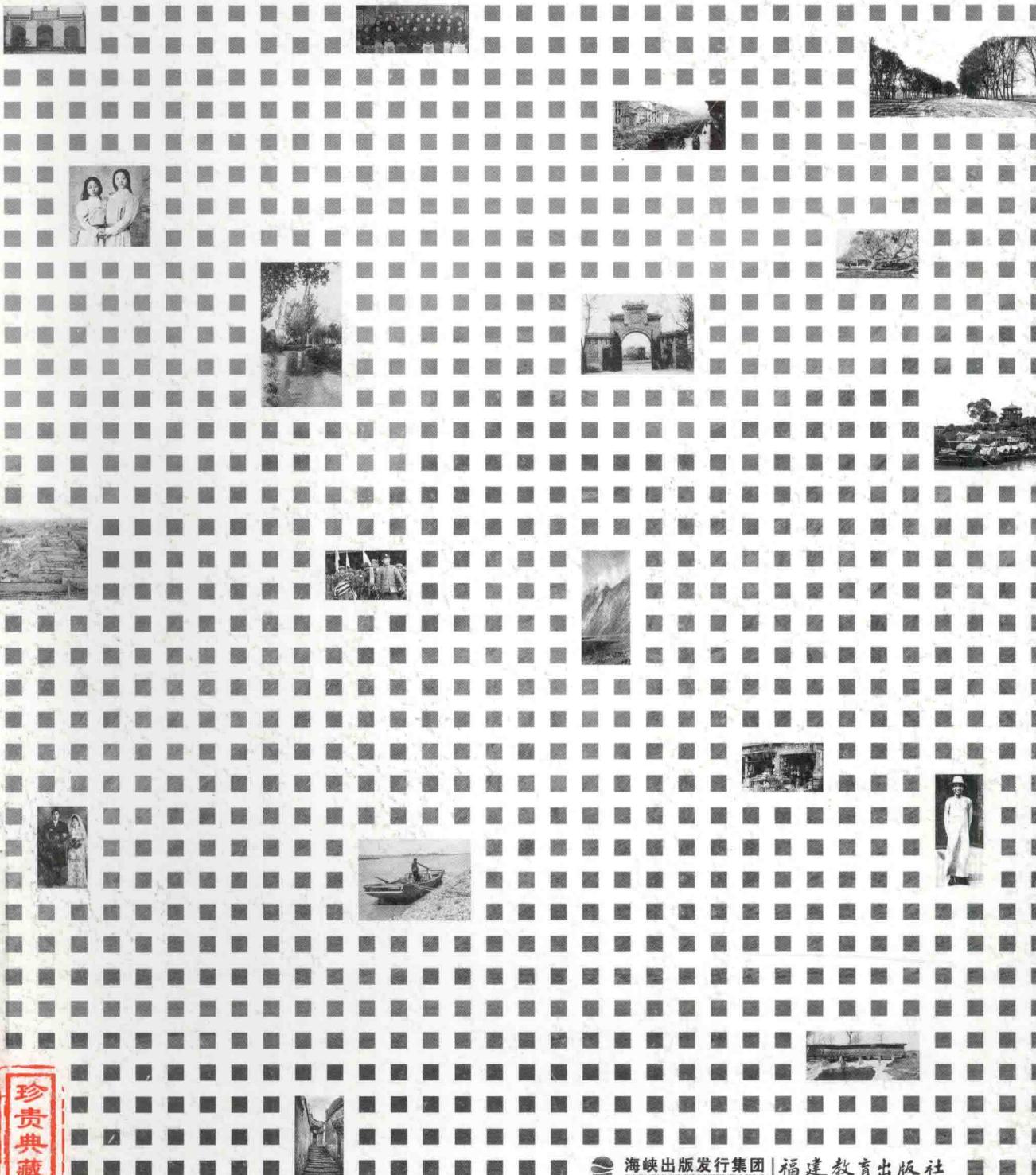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卷

上

主编 程焕文 吴滔

minguoshiqi shehuidiaocha congbian / sanbian



珍贵典藏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主编 程焕文 吴滔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卷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三编. 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
卷/程焕文, 吴滔主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334-5511-8

I. ①民… II. ①程… ②吴… III. ①社会调查—调
查报告—中国—民国 ②社会调查—调查报告—广东省—民
国 IV. ①D693.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1995 号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三编)

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卷 (上、中、下)

主 编 程焕文 吴 滔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86906 83726290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 版 人 黄 旭

印 刷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 邮编: 350011)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9.5

字 数 2914 千

插 页 12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5511-8

定 价 360.00 元 (上、中、下)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前 言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先后于 2004 至 2008 年出版了两编，其价值和意义已得到学术同行的高度赞誉和充分肯定。20 世纪上半叶那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调查运动”，借助丛编的付梓，也愈来愈深刻地被人们所认知。在那个年代，不同政见、不同学派以及不同机构的学者政要和仁人志士都不约而同地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部分当代学者尝试从数以万计的社会调查史料中，寻绎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学科脉络，并将之总结为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的学术转向。虽然这种转向确实有迹可循，但绝不能简单地将之理解为后一取向的调查方法对前一种调查方法的取代，事实上，所谓的“社会调查运动”，一直呈现出多元而复杂的图景。

应李文海、夏明方、黄兴涛三位教授的邀请，亦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开始了《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三编之《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卷》的编辑工作，收录了 60 篇民国时期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位论文。这些论文不仅有出自社会学系的，也有出自教育学系和经济学系的，从中我们既能看到某些学理性的转型，亦可感受到学术的兼容并包。或许没有哪位“同学”能够预料到，事隔六七十年后，他们的习作会印成铅字被后人所审视；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无论当初撰写论文时的态度认真与否，构思是否周全，他们的“成果”已成为海内孤本，文中的“事实”和“数据”则变为珍贵的史料。不论怎样，这些论文的完成，或成为学子们养成学术性思维的最初起点，或构成他们近距离接触社会的难得机遇，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均留下过深刻的印记。

之所以将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位论文收集在一起，主要是因为两校的部分专业在经历了 1950 年代初院系调整后，重组建立了新的“中山大学”，作为档案资料一部分的学位论文，也随着专业的调整被重新加以归类。其中社会学系、教育学系和经济学系的部分学位论文，几经流传而不失，至今仍珍藏在大学图书馆里，可供读者们参考阅览。我们在编辑这一卷《丛编》时，从中挑选了 60 篇具有社会调查倾向的学

位论文，以使更多的读者有机会分享两校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除了收藏于中山大学的这批学位论文之外，据编者所知，尚有一批具有社会调查色彩的岭大和中大的学位论文仍存于世，比如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就藏有部分以农业经济调查为主要内容的学位论文。考虑到收藏系统的不一致及获取的难度，此处暂不收录，或待来日再做补辑。

本卷所收录的所有学位论文中，时间最早的几篇，均出自岭南大学教育学系。其中，马信英的《广州市女子中等学校学生职业兴趣及消遣兴趣之调查》（1933年）一文，专门交代了岭南大学建立毕业生提交论文制度的缘起：“近年来，国民政府规定，凡大学的学生，在最后一年内，必要作一篇毕业论文，然后才许领受学位，本校现已遵守。故此编辑论文，亦不过其中之一例吧。”由此或可推测，岭大的学位论文自1930年代初左右开始逐步制度化。据称，岭大教育系1932年至1934年的9篇学位论文与同时代的“普通论文”大异其趣，普通论文“材料是从书籍里找到的”，而这些论文“所有一切的材料都是从事事实上调查得来的”。9篇论文均为该系教师朱有光博士和李宝荣博士指导，采取制作“问题表”或者“测验题”的方式获取素材，再在此基础上做一定的数据分析，这种调查方式均可归为“统计型调查”。

另一类属于“统计型调查”的学位论文，多出自岭大经济学系，比如《东莞糖厂调查报告书》（1950）、《广东新会葵业概况》（1949）、《顺德糖厂调查报告书》（1949）等等，这些论文由司徒森、莫京、胡继贤、刘泽霖等教授指导，除了分析基于调查得来的各项数据外，还较为关注企业的生产及其运营状况。余泽棠教授指导的《新会县东南角农村经济概况调查报告》（1949）和胡继贤教授指导的《旧凤凰五凤康乐三村农村经济调查统计报告》（1949）二文，表面上与同时代社会学系所做的社会调查并无二致，但仍然固守着“统计型调查”底线。后者还专门谈及调查和统计之间的密切关系：“调查是统计的准备，统计是调查的完成，没有调查，固然不能进行分析的工作，但有了调查而没有统计，我们依然不能对于一堆零乱的材料得到明确的认识，从而不能根据调查所得的事实，来决定一切的大计。所以，调查与统计，二者是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因此我们这次的调查，在调查方法上，固然是力求完备，而在统计的方法方面，更力求其准确。”（《旧凤凰五凤康乐三村农村经济调查统计报告》）

虽然早在1919年，岭南大学已经成立社会科学系，但直至1932年岭南大学社会研究所成立，才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陈序经和

伍锐麟开风气之先，展开了广州疍民的调查和研究，至今仍具有深远的学术影响力。在社会学系主任伍锐麟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对广州人力车夫以及岭南大学周边村庄的调查，成为社会学系毕业论文的选题。这些论文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地调查和统计相结合，将“零碎散漫之材料，用统计法及表列法汇类分析而加以解释”。（《岭南及怡乐村九十女工生活状况》）总体说来，1930年代岭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学位论文，并未游离于当时流行一时的“统计型调查”的轨迹之外。

1948年，杨庆堃辞去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的教职回国，被聘为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在岭大期间，杨庆堃指导学生对学校东侧的鹭江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这次调查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没有沿袭“统计型调查”的传统，而是采用“社区研究法”。深受结构功能主义区位学派影响的杨庆堃，对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理论、社区研究方法颇有心得。为了让学生们更全面地了解社区研究法的精髓，杨庆堃在社会学系内专门开设了“社会调查”、“专题研究”等课程，将林德（Lynd）所著的社区研究的名著“*The Middle Town*”列为必读参考书。选修“专题研究”课的学生虽不足10人，但每人都会选定一个研究项目，作为其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的题目，其中又以有关鹭江村的调查研究项目为主。刘耀荃在其毕业论文《鹭江村的权力结构》中，写出了自己对于社区研究法的理解：“不单满足于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同时还可以从社区各制度的相互关系上，看出这个社区内社会结构配合的原则；这就是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在杨庆堃的带动下，岭大社会学系的部分同学逐渐认识到，应将他们所调查的社区视作一个有机体；他们调查的主要目标没有止步于收集和统计数据上，而是要有意识地探究社会事实的存在原因和分析社会各部分的相互关系，进而从制度和组织的层面探讨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用事实的辩证，去推求理论原则的意义”。为了探寻历史的变迁，鹭江村的调查活动非常重视对历史材料的收集和利用。杨庆堃不仅将该村最大的车、莫两姓的族谱拍摄下来，还请学生将《莫氏族谱》手抄了一遍（正宝杰：《关于鹭江村调查的回忆》，《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正宝杰的《鹭江村家族与祭礼调查》一文，以这两部家谱为主要材料，专门安排两个章节，详细论述了两个家族的历史。随着鹭江村调查的逐步展开，其学术影响力亦越来越大。1949年春，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魏德菲尔德（Redfield）由杨庆堃陪同，专门视察了这个田野点。1950年代，杨庆堃还依据鹭江村的田野素材，写出

了“*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和“*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两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西方社会学界在研究中国社会的过程中以欧美经验为标准“削足适履”的做法。

杨庆堃在大力提倡“社区研究法”的同时，并没有排斥统计型的社会调查。通过他指导的两篇学位论文《四十个星加坡华侨雏妓的研究》和《医药社会工作——南京中央医院社会服务部》，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他对社会统计学的“敬畏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从统计型的“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式的“社会学的调查”的转变过程，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于1931年。该系甫一建立，即“注重中国社会之研究，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其治学方法，一、二年级重基础理论之学习，三、四年级注重实际问题及专家学说之探讨”，曾专门开设《社会调查》课程，并组织社会调查团到码头工人宿舍、南石头政治犯监狱等地做调查。（梁山等：《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45页）但由于战乱等诸多原因，目前保存下来的学位论文均完成于1947～1949年间。这些论文由刘榘、岑家梧、董家遵等教授指导，调查的重点在社会组织方面，关注的区域主要是湘粤交界地区和珠江三角洲。中山大学一向有调查湘粤交界地区的传统。早在1936年，杨成志教授就曾带领研究生到粤北进行瑶族调查，出版了《广东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和《粤北乳源瑶人调查报告》等专著。1940年，学校一度迁至粤北坪石，更为这一传统的延续提供了不少便利。欧阳鍊的《湘南瑶山考察报告》即是这一脉络下的产物。这是一篇非常优秀的学位论文，文章从种属来源、经济生活、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歌谣故事、语言等方面，对湘南瑶族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考察，还将调查中收集到的重要地方文献如《过山榜》、《先皇安瑶碑记》、《禁令》等作为附录，置于文后，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线索。

1950年代，社会学学科的撤销，并没有株连到相关档案资料的保存。虽然几乎可以肯定，目前在中山大学图书馆见到的这些由学生完成的社会调查，并非两校曾经做过的所有调查的全部，但是即使是存留的部分，也足以见证中山大学重视“田野调查”学风的薪火相传。1920年代末开始的“民俗学运动”，以及之后由杨成志、江应梁等人类学者组织的“西南民族暨南洋民族与文化”调查计划，均为这种风气的成

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在本卷所收录的学位论文中，由著名民俗学家罗致平教授指导的《潮州民俗的搜集与研究》、《广州市民间禁忌语之初步研究》、《广州禁忌的研究》和《广东不落家婚俗的研究》几篇论文，即是民俗学脉络的代表。

多学科参与田野调查一直是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非常重要的学术传统。1993年，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导人勒高夫（J. le Goff）应邀来到中山大学历史系访问，在了解了中山大学的学术传统之后，提倡建立一门叫作“历史人类学”的新兴学科。2004年11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在中山大学正式挂牌，它既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综合研究的产物，也是中山大学固有学术积累的深刻体现。目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已逐渐成为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共识。当我们追溯学术系谱之时，收录在本卷中的60篇学位论文，无论如何都应在其中留有一席之地。

本卷的编辑工作，始终得到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和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李文海教授、夏明方教授、黄兴涛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陈春声教授、刘志伟教授和厦门大学民间文献研究中心的郑振满教授，也一直在百忙之中给予了鼓励和关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忱。

编者 程焕文、吴滔

2010年10月于康乐园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三编)

岭南大学与
中山大学卷

(上)

目
录

广州市旧式家庭制度的研究	马纳素	(1)
广州市五十件离婚案的研究	刘春华	(58)
广东不落家婚俗的研究	刘国香	(73)
广州市已婚妇女与职业	陈慧贞	(110)
战后广州市妇女职业问题之研究	胡亦珮	(131)
岭南及怡乐村九十女工生活状况	吴学美	(174)
广州市劳工生活状况	许定华、陈国钧	(199)
广州市劳工问题的探究	白 铨	(224)
广州市二百个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	李蕴碧	(273)
广州市乞丐问题的研究	张天佑	(300)
四十个星加坡华侨雏妓的研究	林琦珍	(350)
广州市社会局管辖之慈善事业的研究	叶息机	(384)
私立岭南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之社会事业	陈继明	(410)
医药社会工作——南京中央医院社会服务部	沈赞夏	(462)
一个社会儿童教养机构——岭南儿童工艺所膳食与营养问题研究	黄碧云	(505)
广州市四间托儿所膳食的研究	周太清	(541)
曲江河西儿童教养院调查报告	张景耀	(569)
广州市儿童福利事业概况调查	李希旻	(591)
岭南大学中西教职员之儿女六岁前卫生状况	温敏清	(656)

广州市旧式家庭制度的研究

马紈素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3)
第二章 各家庭的分布地点	(5)
第一节 西关的旧式家庭	(5)
第二节 住宅情形	(6)
第三节 西关语言的特质	(8)
第三章 家庭组织	(9)
第一节 家庭的定义	(9)
第二节 家庭的大小	(10)
第三节 家庭亲属的分配	(13)
第四节 11 家人口的性别和年龄的分配	(14)
第五节 奴仆的使唤	(17)
第四章 家族观念	(18)
第一节 祖宗的崇拜	(18)
第二节 祭祀和居丧情形	(19)
第三节 宗祠和宗谱	(24)
第五章 婚姻制度	(25)
第一节 旧婚俗的程序	(26)
第二节 婚姻年龄的趋向	(28)
第三节 纳妾、守寡、续娶和冥婚	(32)
第四节 离异和遗弃	(35)
第五节 儿童教养和节育问题	(36)
第六节 继嗣问题	(36)
第六章 家庭经济	(37)
第一节 职业的种类和概况	(38)
第二节 32 家的收入数目	(39)

第三节	32家生活费的分配	(42)
第四节	32家的收支比对	(46)
第五节	财产	(47)
第七章	文化建设	(47)
第一节	教育的发展	(48)
第二节	书籍	(50)
第三节	艺术	(50)
第四节	娱乐	(51)
第五节	家庭向外发展的企图	(52)
第六节	宗教信仰	(53)
第七节	道德观念	(53)
第八节	卫生状况	(54)
第八章	结 论	(56)

第一章 緒 论

国人对于家庭问题，十年前已经有热烈和详细的研究。讲专书的有《家庭问题》，《家庭新论》，《中国的家庭问题》，《妇女杂志》的家庭问题号，女青年会的《家庭问题讨论集》；刊物有家庭研究社的《家庭研究》。此外关于妇女、婚姻、性道德、生育节制等问题的文字和家庭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亦是不少。但是这类书籍多是从理论方面作大规模的讨论，少限于一地方或一区域来做实际的调查；找得资料，才去分析；或加以批评判断，成为具体方案的。虽然中间有人为中国的家庭问题征求答案，如北平社会研究所做北京乡间的生活费的调查，但对于中国历来保存着固有色彩的旧式家庭，国人以为是时代落后的事实，一向没有研究过；殊不知道旧式家庭制度有它的固有存在的价值。至于欧西文化的输入和旧家庭的接触当然受一种淘化作用，一部分家庭分解成为新式的小家庭；但一部分因敌得过欧西文化的影响，或许欧西文化的力量太弱，富于保守性的家庭因此没有变化，现在姑不论它有没有变化，我们首先要实地研究、实地调查，看它的变态的程度怎样，趋向怎样；因此选择一个家庭的近三代作研究的范围，看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它的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程度究竟在哪处。这些问题值得做我们研究的资料。作者择世居广州市，尤其是西关一角的 11 个旧式家庭做本文的中心。

调查时注重每个家庭的亲属关系、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结婚年龄、职业、教育程度、游历、宗教、本人现存抑或已故及死亡原因等十几项，顺插调查表格（一）如下：

亲属关系	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	结婚年龄	现存	已故	职业	教育程度	游历	宗教	死亡原因	附录

这表格是属于零碎的研究。关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存亡问题 4 点，可考究族谱；其他如婚姻状况，包括已婚、未婚、鳏、寡、离异、独身和私逃等，若不是作者对于某家庭有相当认识的，真不容易查究。至于调查一个家庭里的已故分子的死亡原因，更不能直接访问，恐有伤他的家人的心。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只得向比较疏远同时明白这个家庭的情况的亲属查问。

第二类家庭生活费的调查多是采用直接和间接访问及观察法三种。还有倘若被调查者明白调查的性质，就自己填写，使作者免却许多麻烦。根据调查情形，11 家之中竟然有 5 家肯给予作者阅读他们的记账簿的权利。其余 6 家的记账有由他们自己计算的；有由作者得他们的暗示，才整理的，其困难的地方下文再说。普通记账簿是属“流水式”，即是记账只限于收支银数的多寡而不及购买物品的数量和收支的项别，因为这个原故，记账的方法是很紊乱，没有固定方式的。作者阅读时不免要费一番工夫去代他分类和统计。至于其余的五六家的生活费的分配，有些是由

作者于闲谈中探察得来的；有些是他们根本没有记载。据他们说每年有多少入息，收入的来源概由屋租、地租、利息等祖传的产业；亦有由工资的，就大约均分为每月使用若干，如某月的支出数多了，下一个月就从省节俭，但没有一定的预算。照作者的调查表记分衣、食、住、燃料、用具、交通、药费、装饰、祭祀、仆人工资、仆人数目、捐助、教育、税捐、嗜好、馈赠、娱乐、旅行、燕梳、杂费等，按插调查表格（二）如下：

收 入 数 目	每 家 人 数	每年每项费用支出																总支出
		衣	食	住	燃料	用具	交通	药费	装饰	祭祀	仆金	捐助	教育	税捐	嗜好	馈赠	娱乐	旅行

第一项收入数目，是由每年每家总收入的数目表来的，调查这个数目另有表格（三）。为着要分别收入数目的来源，大概分为两类：工作收入和别项收入。在每类之下又分家庭分子的工作收入和物业收入；然后两大类的数目加起来，或其中只有一类的收入，成为总收入。表的形式如下：

每家 人 数	工作收入数目						别项收入数目					总 收 入
	家长	妻或妾	子	女	男孙	女孙	地租	屋租	利息	股份	馈赠	

有些家庭，尤其是指完全没有预算的家庭，没有办法将收入数目支配成支出的表格。如馈赠和娱乐两项是每月不同的。中国旧式家庭的“人情”往来、吉凶异事是不能预料的，而且中国人的应酬是很认真的。如一个朋友来家坐，供茶奉烟是第一步的惯例；坐谈不多时，主人必定会买点心生果；还恐未够周到，便留他吃餐“便饭”，加点菜肴，总计起来不免要花几元。我们要知道一个朋友来坐是偶然的事，这笔费用便是不能预早计划的。再从娱乐方面说，娱乐性质多是属于看戏，饮花酒和麻雀牌类。这种消遣是需要许多人，才是高兴的，同时所耗费的金钱亦不少。如赌钱的赢输，谁也不知道，因此娱乐的耗费亦是不能预测的。当我把每项查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为着省却麻烦，便捏造账目。有些家庭想保存已往家庭丰裕时代的体面的缘故，对于现下的收支情形，概守秘密，不肯给人知道；有时或许诉说出来，但数目亦未必很确凿。不独关于收支数目是这样，而且家里的事如家庭有残废的分子，不道德的事情，不法的婚姻状况等，也是因为体面和自尊心的缘故，不愿给人家知道。所以当调查的时候，要耗费许多时间去做闲谈的工夫然后达到目的。有时为着避免误会的缘故，要将调查的性质对他们解说清楚；同时一方面要格外小心和敏锐探察；若不是这样，就被他们所蒙骗了。

调查进行时最困难的，就是始终如一的工作。当开始工作的时候，询问个人史略，现况和全家生活情形，先和他们接触，目的想探知多少新颖事实；他们为着好

奇心，感觉很有兴趣，热心对答；但经过长久的时间，所问的问题是始终如一，反要他们反复地答复，这样很多时候会令他们生厌倦之心，所谓“相与共事，日久生厌”，何况是求人把关系个人的事诉说出来呢。

说完了调查的计划和在调查中的困难，现在来谈谈我选择这题的目的。在徬徨着找论文题目时候，适有友人献议，若我能够找得一般旧式家庭的概况，三代的变迁；举凡家庭经济、职业、教育、健康、道德观念、宗教信仰、婚姻状况、纳妾、养儿育女、财产、风俗习惯和一切文化变迁等事实，做论文的资料，自己加以申论、解释和批评，也是别开生面的，因此我对于这选题很有兴趣。虽然在调查中往往感觉着各方面的困难，但经过困难后得到多少结果，也算是困难所得的代价了。我只选择 11 家为标准，这 11 家的三代或四代人口共 318 人（已故及现存在内）。其实研究的范围不应该这样狭小，但是“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我所能找得着的亲友家庭同时可以作为代表的只是如此有限。因为要求事实正确的缘故，不能不规定在这小范围里，至若他日有人对这问题发生兴趣，就留作他去做较大规模的研究吧。

第二章 各家庭的分布地点

第一节 西关的旧式家庭

广州市旧式家庭以三代同居四代同堂的为数不多。因时代变迁，有许多昔日的旧式家庭因为接触新文化的思想观念和信仰后都受感化了，很早就主张家庭分居，建立欧西式的小家庭。家庭分子在男子方面，到 25 岁便算是成年，父亲有产业的便分给他相当的家产。自己住着的屋也有分居的，有时还将自己的屋卖了，各人得着多少钱就自己去组织新式小家庭。同时因交通渐渐发达，街道不能通车，便要改建为马路；因改马路，凡路线所经过的屋宇都要拆毁，为着这个物质上的改革，昔日旧式的大厦会变成无数的小屋子，适合新式的小家庭。但其余一部分的家庭不会因为马路的改建而受影响，也不为新文化的余波所触动，这就是西关一带的“殷户”——昔日的殷商或前清时代的官宦之家。他们素来注重保守故态，男子虽然于成年娶妻生子，他们的父母仍然不想让他们分居，目的是想世世代代相传下去。居住在祖屋里，祖屋的一砖一瓦，若有损坏，只得修理，但不能重建，这是世袭思想的遗毒。西关地土低湿，每逢夏季西水潦涨的时候，街道必定有水浸之患，有时水深达至屋内。但自马路筑成，街道水患已绝。虽然是这样，屋宇素来没有改建的。屋的地脚仍然是很低湿，又因屋宇经过长久的时间，屋的局部间已渐颓废，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类屋宇的所在地西关，位于广州市的西边，占全市面积约三分之一。西关之东以太平街、第八甫、第七甫为界，西至荔枝湾、源头，南至六二三路，北至鸿福大街、华桂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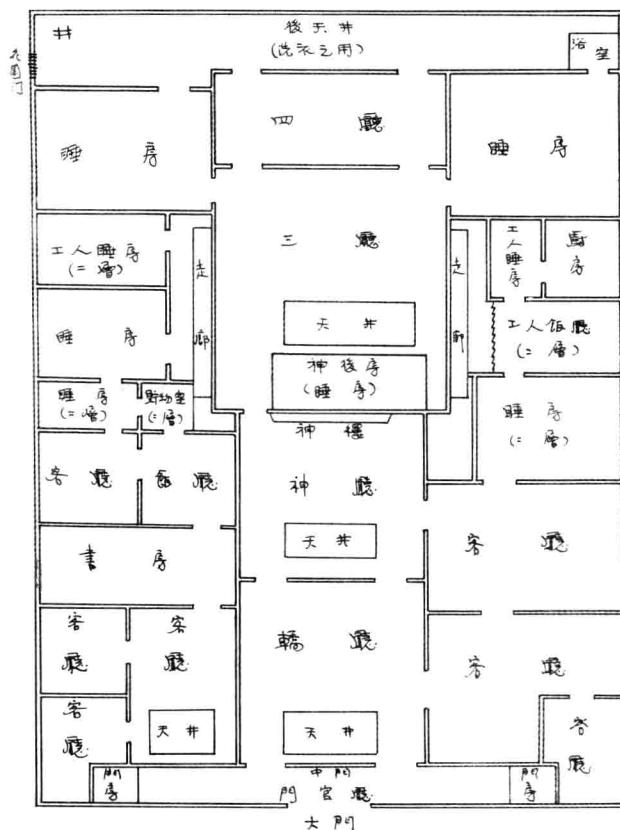
大概西关可划分为两段，东南为商业区，西北为住宅区，成斜角形。商业的富

源如丝绸店位于下九甫，油米店位于沙基，钱银铺位于十三行（即是前清时代中外商业交通区，外国商馆所谓十三公行的旧址）；西北为住宅区，便是西关大屋林立的地方；昔日的街道很狭小，屋的面积更觉宏大；但经过马路的改革，有些屋的局部很受影响；路线所经的部分多是屋的前部，便要重建，重建的形式也和昔日的没有分别。

据调查所得这类“殷户”多是位于西关的中部。这些家庭世居西关，多的有二百多年，少的也有八九十年，历经最少四五代以上，而且具有长久历史。但作者恐怕四五代以上的事，难以稽考，而且未必真确，因此只取材于三代或四代以上的。

第二节 住宅情形

西关一隅的旧式屋宇，通常最少有三进深，阔度为三“便过”。三进深的意思就是第一进是门官厅，第二进是轿厅，第三进是神厅；神厅后面便是神后房。有些屋宇还有三厅四厅。现图如下：



入门第一进是门官厅，两旁有小房间是守门人、听差或男仆人居住的，门官厅是给仆人坐立以应门的。第二进叫轿厅，是放轿的地方。昔日官宦之家、贵族人等，尤其是妇孺出入必定坐轿，轿的一起一停必在轿厅。轿厅与门官厅相隔只是中门，凡有轿出入，中门必定要尽开。平时紧闭着，如有客人至，他的轿停在轿厅，然后步行入客厅。第三进叫神厅，是敬拜祖宗的地方。厅的正中筑成一小阁子，称

做神楼，里面放着很多木做的神位。神厅位于屋的中间，占屋的横面三分之一；还有两旁的三分之二，间隔成若干的客厅、卧室。昔日宦官之家需要客厅特别多，因为客人同时来的不只一人，主人为着便利接应，便由仆人先招呼他们至各客厅，客人中彼此素未谋面的也不会相遇。这是昔日的巨商或官家的排场，这些客厅也不算少，富人的客厅有多至十几间的；每间客厅有的相连，有的用天井为间隔；没有天井的客厅便有天窗（就是屋顶上开一明瓦窗叫作天窗）；天井多设置花卉盆景以资点缀。神厅后便是神后房（即卧室）。普通在三进深的屋宇，神后房便是最末的一房间。卧室的多少，要照屋的大小来定。有时两旁的客厅上建小楼，也是卧室或贮物室。客厅上无须建小楼，已经有卧室 11 间（连工人卧室在内），屋的正中的厅神楼永远是一层的。究其原因，便要归到宗教信仰的问题了。他们以为神楼是最重要的，不应有小楼阻隔；还有神厅的天井前摆上很多敬神的东西，那是天神的神位，直向屋顶的天窗。

至于屋的阔度最少有三“便过”（“便过”的意思就是直的间格，互相通连的；三“便过”就是将屋分为直的三段，用砖筑成墙，但有门相通；通常每一“便过”，有 12 至 14 尺阔度）。计所调查的 11 家的屋宇面积，各有不同，少的占有四五十#地方，多的占有 300 多#（连屋后的花园在内）。计调查所得有 2 间屋宇宽大得很，里面的间隔深而且阔，阔度计有五六“便过”，深度就更不容易计算，有深至六七进的。前一段的屋形正如普通的格局：第一进门官厅，第二进轿厅，第三进始有改变，叫做大厅。如客人至，必先踏入大厅，由仆人上茶，然后主人出去迎他人客堂。这大厅便为客人暂时憩坐之用。第四进才是神厅，也就是二厅，第五六……进便是三厅四厅，以这样推算，两旁的间隔因地方大，就复杂了。总之所调查 11 家的房子，都是成三进深以上的格局的，所不同的只是房屋的大小、高低和每列客厅、房间和天井的多少，花园的位置不同罢了。

说到这种旧式屋宇不独没有完全的楼层，而且加以地基低下，地面所铺的是方形踏砖，很易吸收地下的水分。夏季家居不会感觉炎热，就是因为地下升上不少的凉气；但在冬季这种阴凉当然觉得比街上寒冷了。假如是在冬天烧火的话也是困难，因为房屋的窗户很大，窗和门都是在前墙或向天井；同时窗的位置通常占全墙三分之二，窗户是不容易紧闭；而且周围都是布满着阴湿的地气，烧火也是没有用的。这些家庭的人每遇寒冬虽然坐在家里，但是仍然要穿着不少衣服。这样的住宅就远不及西式房屋来得舒适。

讲到花园的特色不是普遍的，因为不是每家有一个花园。不过作者想把一个曾经 200 多年现在仍然存在的花园讲给读者听听。这个花园曾有人赞叹说跟《红楼梦》里的大观园相仿佛，虽然这是过甚其词，但是它的亭台楼阁，石山堆成的门；圆石子砌成的地；更有羊肠曲径，洗砚的池，钓鱼的矶；真是不失为中国园艺美的风格。

有这样花园美景的房屋在西关里只有三四间，这是其中的一间，又适是作者调查的家庭。这些房屋是没有变卖的，除非家境衰落了，子孙需要生活不能不变卖的